



塵鶴銘

塵鶴銘

2011

鎮江焦山碑刻博物館編

丁超一主編



江蘇大學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麋鶴銘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编
丁超一主编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瘞鹤铭. 2011/丁超主编;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编.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81130-301-8

I. ①瘞… II. ①丁…②镇… III. ①碑刻—镇江市—文集 IV. ①K877.4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5309 号

瘞鹤铭. 2011

主 编/丁 超

编 者/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责任编辑/李经晶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3089

传 真/0511-84446464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2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301-8

定 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编委会

主 编：丁 超

副主编：曹秉峰 何未艾

主 任：戈 矛

副主任：孙小梅

委 员：潘美云 杨远辉 屠纪军

车 好 朱任飞 刘 森

碑林渊源

仙人今安在 江流石不转——记焦山摩崖石刻 / 丁 超 / 003

千年宝刻 书法名山——记镇江焦山碑林 / 潘美云 / 006

书法之城话镇江 / 罗勇来 / 010

抢救《瘞鹤铭》碑的陈鹏年 / 忻元璋 / 014

碑的衍生物——以《瘞鹤铭》为例 / 竺 捷 / 017

鹤铭研究

大字之祖《瘞鹤铭》——《瘞鹤铭》研究的历史价值及现代意义 / 车 好 / 039

论“南北二铭” / 祝 嘉 / 050

思接千载——《瘞鹤铭》解析 / 薛元明 / 063

《瘞鹤铭》的文本和书风之我见 / 俞 丰 / 068

论《瘞鹤铭》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 潘美云 / 072

瘞鹤铭辩 / 清·张 弢 / 078

名碑赏析

《魏法师碑》碑文校注及初步研究几题 / 裴 伟 吴宗海 / 087

家国情怀的千古绝唱——陆游的焦山摩崖题记 / 杨远辉 / 107

唐殷府君墓志铭考释 / 屠纪军 / 111

李德裕与佛教关系探微——镇江甘露寺出土石刻及其他 / 潘美云 / 115

不可小觑《徐铉临峰山秦碣石门辞》 / 张守群 / 121

碑廊漫步

焦山碑刻研究四则/殷光中/129

与“焦山碑林”的缘分——郑孝胥《第六世振声公捐产兴学碑记》探访/薛元明/136

与晚清状元前世今生的因缘——陆润庠与焦山石刻/裴伟/139

刘家“四年”焦山题名/裴伟/144

焦山碑林里两块牡丹碑/彭睿/147

“一建二移”仰止轩/吕品/151

水下再探

钩沉记/镇江市人民政府/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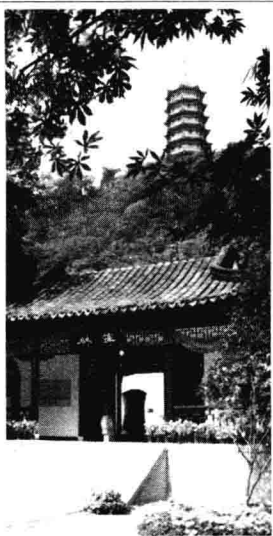
镇江焦山《瘞鹤铭》2008—2010年度发掘简报/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161

打捞《瘞鹤铭》/樊利杰/169

巨石刻字否 待解千古谜

——摩崖石刻《瘞鹤铭》真迹今日有望浮出水面/王志彦 孔令君 赵国财/174

“大字之祖”能否复活 千古谜碑《瘞鹤铭》再打捞/马晓宁 言科/179



碑林淵源

仙人今安在 江流石不转

——记焦山摩崖石刻

丁超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镇江（古称京口）东北长江中的焦山，实际上只能算个小岛。东汉末年隐居于此的焦光算是一个仙人，却没有留下什么仙踪，只留下诗仙李白的一声感慨“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倒是焦山的摩崖石刻，因了两只仙鹤的缘故从此声名大噪，算是实实在在有仙缘的。古时候的焦山是长江入海口，亦称海门，长江挟两岸嶂峡崖壁，委蛇千里，从此汇入大海。王安石有诗云：波澜荡跃乾坤大，气象包藏水石间。只有此中宜阔望，谁令天作海门山。当年的壮观景象，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诗文中想象了。

六朝的名士风流大都与清谈、书画、弹琴、下棋、养鹤、服食分不开。焦山的两只仙鹤不知何故未享其年，悲伤的主人用黄绫将他们包裹起来葬于焦山西麓的石崖下，并邀请了几位同道中人，立石旌事，写下了千古不朽的《瘞鹤铭》摩崖石刻。从此江流石不转，山以石名，铭与山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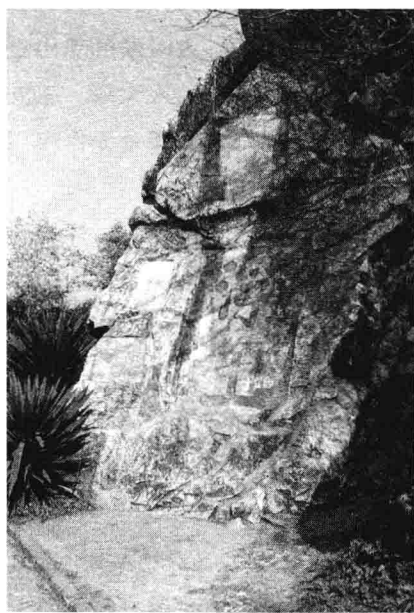
李白来了，张若虚来了，苏轼、黄庭坚、米芾、陆游等等都来了。他们在此抒情言志，纵酒放歌，留下了一方方精美壮观的石刻，一篇篇豪情满怀的华章，成就了焦山“书法之山”、“文化之山”的美名。

今天的焦山，非复从前，风平浪静，我们或坐轮渡或乘汽艇，转眼即到。进入山门，过山门殿，沿山脚西行，拾阶而上，有亭翼然，便是焦山摩崖石刻了。一入眼便是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的摩崖题记：“陆务观、何德器、张玉仲、韩无

咎，隆兴甲申闰月廿九日，踏雪观瘞鹤铭，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风檣战舰在烟霭间，慨然尽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归。明年二月壬午圜禅师刻之石，务观书。”当年，陆游满怀豪情到镇江做通判，以收复中原，中兴大宋为己任，却因朝廷的妥协，壮志难酬。隆兴甲申闰月廿九日，偕诗友何德器、张玉仲、韩无咎游焦山，观瘞鹤铭，畅谈国是，慨然尽醉。题名留念，书法鲁公《大唐中兴颂》，气象雄浑，是陆游传世书法作品中难得的楷书佳构。

沿阶而上，山路忽转，极目远望，但见蒹葭苍苍，水清石白，油然而生出世之慨，回首崖壁，南宋书法家赵孟奎所书“浮玉”二字直逼人眼，字大如斗，结体稳健，丰腴圆润。此片崖壁即是后人所谓的“浮玉岩”，崖壁布满石刻，最有名的莫过宋人所刻“壮观亭瘞鹤铭”。当年米芾、贺铸、陆游、吴琚以及后来的明清诸家如方豪、额勒布、张问陶、彭玉麟、陶澍等即为此而来，题名留念，极大地丰富了焦山摩崖石刻的内涵。其实焦山的摩崖石刻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焦山游记题刻，另一类便是寻访《瘞鹤铭》的题刻。而唐刻目前仅存一方唐僧贞观书写的《金刚经》偈句。

移步换景，过三诏洞，上罗汉崖，唐刻《金刚经》偈句跃然入眼：“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石高180厘米、宽110厘米，结体端



焦山摩崖石刻：浮玉

严，浑朴有相，为上乘的楷书作品。想唐人于惊涛骇浪中弘扬禅宗思想，当别有深意。罗汉崖紧靠瘞鹤崖，周回布满石刻。其中吴琚的春游焦山访《瘞鹤铭》诗：“昔爱山樵书，今踏山樵路。江边春事动，梅柳皆可赋。莘确石径微，白浪洒衣履。临渊鱼龙惊，扞崖猿鸟惧。古刻难细读，断缺苍藓护，岁月岂易考，书法但增慕。摩挲发三叹，欲去还小住。习气未扫除，齿发恨迟暮。华亭鹤自归，长江只东注。寂寥千古意，落日起烟雾。”此诗代表了一大批先贤如陆游、陈彦明、范柔中、陶澍、洪亮吉、彭玉麟、陆润庠、康有为、李根源、冷遹等人的“寂寥千古意”和君子之风。

焦山,砥柱中流,像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瘞鹤铭》及后来的一大批唐宋明清直至民国的摩崖石刻,其丰富、博大的人文精神是这座丰碑的精髓所在。如各位读者有雅兴不妨亲历其境,到这苍茫山水间的峭壁之下,听一听日夜奔流的大江诉说他们的千古寂寥之意。



连绵的焦山摩崖石刻

千年宝刻 书法名山

——记镇江焦山碑林
潘美云

瘞鹤铭 2011

碑林渊源

006

悠悠长江下游，古城镇江东北角，有一座宝岛名曰焦山。因其满山苍翠，宛若碧玉，被历代文人雅士赞为“江中浮玉”。而山中宝藏的连绵壮观的摩崖石刻和千年古碑更是闻名于世，焦山也因此被誉为“书法之山”。

焦山碑林位于美丽的江心岛中央，它坐北朝南，面向大江，拥有一组平面略呈北斗星状布局的园林式建筑，占地逾 7000 平方米，藏碑 400 余方，规模格局实属江南之最。焦山碑林与北方西安碑林遥相呼应，堪称“江南第一碑林”。

走进碑林，在第一室首先看到环壁布置的大量图片，详细介绍碑林的历史沿革——

焦山藏碑始于宋代。志载，北宋庆历八年（公元 1048 年），时任润州知州的钱彦远从江中获得一块《瘞鹤铭》残石，于是他在焦山建宝墨亭，将这块残石与另外三块晋唐前贤墨迹石刻一并藏于亭中，又请当时赋闲于苏州的著名诗人苏舜钦、本邑名流苏颂等赋诗以纪其盛。苏舜钦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传瘞鹤铭。潇洒集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沉冥。”苏颂诗云：“王萧书迹卫公诗，流落江南世少知。古寺购寻遗刻在，新亭龕置断珉奇。模传遂比黄庭字，埋没非同石鼓碑。墨藪书评多逸事，何妨挥翰与题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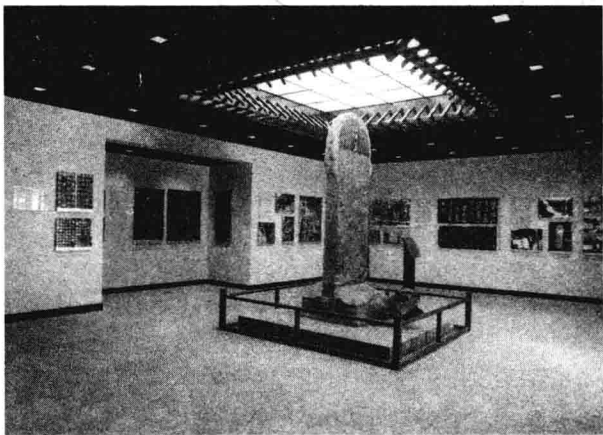
明代，宝墨亭扩建为宝墨轩，藏碑渐多，初具规模。清初，陈鹏年将打捞出

水的瘞鹤铭残石特意建亭保护；乾隆年间又重建宝墨亭。其间，焦山的碑刻日渐丰富，声著江南。但以后屡遭兵燹，毁失严重，至新中国成立之时，仅存碑刻100余方。

1960年，镇江市人民政府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将鹤林寺“古墨林”全部碑刻和东乡大港华阳观唐代《魏法师碑》以及散落于市郊的碑石集中移至焦山，利用宝墨轩、香林庵、石壁庵、槐阴精舍等旧址建立焦山碑林；又将举世闻名的《瘞鹤铭》残石从焦山定慧寺迁入宝墨轩内，并专门立亭庇覆。1988年，焦山碑林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一次全面维修。继而成立了焦山文保所，1991年改为焦山碑刻博物馆，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管理、研究和陈列。2002年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维修，现碑林占地7000余平方米，展馆庭院错落，回廊曲径，幽静雅致，荫浓生香，尽显江南古典园林的诗意和韵味。

第一陈列室的中央陈列着一方巨碑，它就是初唐时期的《魏法师碑》。此碑全称《大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由胡楚宾撰文、张德言书，通高242厘米、宽87厘米，圆首龟趺。它在初唐道教名碑中属于难得的幸存者（同时期的《孟法师碑》、《王洪范碑》等都已名存碑亡）。碑文记载了魏法师生平以及他与皇室之间的密切关系，具有很高的史料及艺术价值，被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称誉为“初唐妙品”。

漫步越过天井来到第二室，环顾四周是琳琅满目的唐宋碑刻，所见内容有记事碑、石刻地图及墓志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唐代李德裕撰写的楷书《重瘞禅众寺舍利石函题记》，李德裕是晚唐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其“隶法遒媚，草势沉着，当代罕俦”，而见有楷书传世实属珍品。在其旁陈列着弥足珍贵的宋代《禹迹图》石刻，它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评述为“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此图原作者据考为北宋科学家沈括，这与他定居润州（今镇江）梦溪园有密切关系。此



《魏法师碑》在焦山碑林展厅

外,展品中还见有唐宋墓志多方,其中又以《唐故殷府君墓志铭》及《宋故光禄卿致仕章公岷墓志铭及盖》为杰出代表:前者记有墓主历经唐代肃、代、德、顺、宪、穆六朝仕宦生涯,颇有政绩,可补史载;后者章岷,北宋庆历革新的骨干成员,曾任北宋外交官出使契丹。

穿过庭院的月门,步入第三室,这里陈列着元、明、清三代碑刻。其中,有元代《镇江路儒学复田记》、《焦山禅寺重建圆悟接待庵记》,明代《镇江府儒学对山碑》和清代《新置焦山玉峰庵救生红船捡埋枯骨碑记》等。还有明代著名书法家文徵明书丹的《明故钱屋舟先生之配孺人费氏墓》等一批墓志。

走出陈列室,旁边就是御碑亭。亭内石碑高大,碑阳、碑阴分别镌刻乾隆皇帝游焦山的两首诗,行书秀润,仪态大方。

在碑林院落一侧有一条曲径通幽的长廊,这里陈列的展品大多为历代文人抒情言志、相互唱和的诗文碑刻。一路走去,可以欣赏到宋《东坡先生游招隐寺倡和诗》、明《杨一清游焦山七律诗并跋》、《杨继盛椒山诗》、《申时行父子游鹤林寺诗》、明刻赵孟頫画东坡小像并书《赤壁赋》、《杨嗣昌游焦山记碑》、《阮大铖游焦山诗并识》、《顾贞观等游焦山诗》、《曾燠、石韞玉游焦山诗》、《潘奕隽、宋鸣琦游焦山诗》、《王文治诗碑》、《齐彦槐焦山唱和诗》等等。



碑林新院一角

长廊之间还有一片修长茂密的竹林,它的一侧陈列着宋、元、明、清四朝七十四位名人为苏轼、文同所绘风竹题跋的全套《澄鉴堂石刻》。题跋者包括宋代米芾、文彦博、范纯仁,元代虞集、柯九思、王蒙、吴镇、倪瓒、康里巎巎,明代方孝孺、李东阳、宋濂、王世贞,清代王士禛、施闰章、汪琬、朱彝尊、张玉书等大家,书体真、草、篆、

隶、行诸体皆备,书风各异,美不胜收,熠熠生辉。修竹掩映的另一端,还有一座碑亭名为“兰亭”,里面陈列着明刻宋米芾临兰亭楔帖。米芾临古功夫极深,所临此帖为历代书家中的佼佼者。

而后院之中与池塘相拥的一座大厅即“瘞鹤铭厅”,专门陈列着镇馆之

宝——《瘞鹤铭》石刻。它和被历代书家尊称为“大字之祖”，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瘞鹤铭》原刻于焦山西麓栈道崖壁之上，是古人为葬鹤而写的一篇铭文，大约在唐代后期坠落江中，破裂残损。

《瘞鹤铭》自宋代被发现以来，关于它的作者和时代问题已成千年谜案。主要因为：一、年代上铭文只列甲子，未书写具体年代；二、书写者铭文只书作者名号，未署姓名。从宋代开始，学术界百家争鸣，聚讼纷纭，有王羲之说、陶弘景说、王瓚说、皮日休说、顾况说等多种观点。但由于在初唐晚期编撰的《润州图经》中已见有“焦山瘞鹤铭为王羲之书”的记载，这使得王羲之说在早期史料的佐证下处于完全领先的地位。

该碑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一个极为珍贵的实物遗存，书法的主要特点是古朴奇逸、潇洒开放，备受历代书法家推崇，历代书家对它都有很高的评价：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称之为“大字之祖”；南宋大书家曹士冕称“瘞鹤笔法之妙为书家之冠冕”；北宋苏东坡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黄庭坚认为：“结密而无间瘞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瘞鹤铭》对海内外书法艺术的影响巨大，北宋黄庭坚、米芾及其后历代书法家都临摹《瘞鹤铭》，而黄庭坚汲取《瘞鹤铭》之精神，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书家良宽终生临摹《瘞鹤铭》，成为一代书法宗师。

如果说西安碑林是雄浑的黄河文化的象征，那么我们焦山碑林则是清奇的长江文化的凝结。在碑林中漫步，我们宛如能看到一方方碑刻后面那一个个或伟岸或清奇或潇洒或风流的历代文人雅士的身影。正是由于千余年间，多少文化精英们的呕心沥血、留书献宝，方才造就了这座巍峨的书法名山，令无数追慕者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罗勇来 书法之城话镇江

瘞鹤铭 2011

碑林渊源

010

因一人一铭，镇江可以当之无愧地面对“书法之城”的光荣。米芾，这位宋“四家”之一的书法大家，将自己的人生轨迹，牢牢地定位在镇江。一铭，当然就是《瘞鹤铭》。

“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传瘞鹤铭。”谓真正的王字不见于山阴，而传存于京口（即镇江）。苏颂诗更将《瘞鹤铭》的重现，与唐代发现石鼓文相提并论：“模传遂比黄庭字，埋没非同石鼓碑。”刘龟年于熙宁元年（1068年）题《瘞鹤铭》落水处的“雷轰石”，也直书“因访右军碑跻攀至此”。焦山因有了著名的“王书遗迹”而声名大振，这片山崖因此被称为“羲之崖”。名僧了元（佛印和尚）有《题羲之崖》诗：“朱方瘞鹤右军奇，入石三分记岁时。龙跃蛇奔此崖下，等闲雷雨恐飞驰。”可见《瘞鹤铭》在当时所引起的广泛关注。而许多名流的诗文，又更加扩大了“王书瘞鹤铭”的影响。

作者之谜、文字之谜、时间之谜……让“大字之祖”至今仍散发独特而神奇的魅力。

《瘞鹤铭》历经风蚀、崩裂、坠江，在波涛中浸洗了数百年，其残损蚀泐的变迁过程非常复杂，相关记载也一直很模糊。传说不知何时因雷击而落入江中。又说南宋时打捞出水，后又曾再次落水。清代出水三石抑或五石？所谓“铭序下三行”（今编号为二号石）又有原刻与补刻之争。又传有“也迺石旌”四字为

后出于江中,有补粘之说。铭文文本之流传,竟有十数种之多。总之,种种传闻,虚实莫辨。清初突现篇首“华阳真逸”等字拓本,使《瘞鹤铭》的变迁过程更加重重疑云,大有神秘莫测之感。明清以来,历代瘞鹤铭的拓本情况也特别复杂。既有真伪问题,也有不同时期拓本的拼合问题。历来《瘞鹤铭》拓本的鉴定特别困难,其原因即与其残损过程混乱不清,缺少一张“时间表”有关。

《瘞鹤铭》最早在唐代的润州方志中即有记载,只是早期相关资料未能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录铭文文本(金山本)不足信。据现有材料可知,《瘞鹤铭》直到北宋景德(1004—1007年)年间尚“未甚残缺”。此后不久,其下半部分崩裂落水,崖上所存之半亦渐湮没,不为世人所知。庆历八年(1048年),丹阳(即今镇江)郡守钱彦远(字子高)于焦山脚下的江中获得铭文残石一块,《瘞鹤铭》自此始重现于世。于是钱子高即在焦山西麓建一座宝墨亭,将这块残石连同另三块梁、唐著名碑刻(《李德裕玉蕊花诗碑》、《王羲之集王羲之字陀罗尼经幢》、《萧纶招隐刹铭》)一并存于亭中。并请闲居于苏州的诗人苏舜钦、本邑名流刁约、苏颂等作记、赋诗,以纪其盛。早期《瘞鹤铭》的考证与研究,就是由这一块残石的发现开始的。

但宝墨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亭中的残石亦佚失,具体时间无考,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资料。不过在北宋张耒所录的铭文中,包括了此石残字。现据出水残石及壮观亭别刻,可以考出此石是全石腹中的一块,大约十七字左右。发现残石后,又循此找到了尚存于崖壁的上半部分,但也危危欲坠,



《瘞鹤铭》厅外景

于是在距江面位置更高的浮玉崖上,摹刻了这上半部分的残字,这就是现存的“壮观亭别刻”。此后,大约在北宋末南宋初,这上半的左边篇首部分又崩塌落水。被盛传为王羲之大字之作,《瘞鹤铭》的重新发现,在北宋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许多著名学者、书家,都参与了讨论和考证。同时,摹刻和臆补铭文的伪刻也开始出现,并广为流传。

据南宋赵彦卫《云麓漫抄》所记,绍兴年间,《瘞鹤铭》遭到一次严重的人为